

# 普洱，云南的茶色山河

■周保堂

今年农历正月十一，我从昆明乘动车踏上前往普洱的旅途。车窗外远山如黛，近处田野油菜花已盛开，花海、山峦、村落交织成滇南的一场视觉盛宴。无暇细赏风光，心早已向着那片被茶香浸润的山河奔去。

云南素有“茶叶王国”的美誉，万千茶品在此繁茂生长，而普洱，无疑是这片王国里最温润厚重的一抹底色。它以一片茶叶为魂，串联千年茶马古道与民族风情，将自然灵秀与人文醇厚揉进每缕茶香，引得我迫不及待地叩开这方茶境，探寻山河间的茶色与故事。

普洱，既是茶名，亦是地名。普洱茶因普洱山而得名，普洱府因普洱茶而立。这座滇南重镇，更因茶马古道的马帮铃声走向世界。这是我在普洱市博物馆参观“普洱岁月 古道春秋——普洱茶马文化风情展”一个上午后，从心底梳理出的感悟。

溯源普洱根脉，最早的印记镌刻于唐代典籍。公元863年，唐人樊绰所著《蛮书》留下云南茶叶最早的记载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，无采造法，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煮而饮之”。彼时的银生城，即现在的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的无量山与哀牢山腹地。先民采摘鲜叶，素朴烹煮，虽无繁复工艺，却藏着天地本真的山野气韵。

元代，此地称“步日部”。至明代，地名转音为“普耳”，所产之茶统称“普茶”。明代万历年间，普洱茶正式定名。谢肇淛的《滇略》中有“土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团”的记载。自此，“普洱茶”之名确立。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清廷设普洱府，此地成为云南茶叶的核心集散地，六大茶山鲜叶在此蒸压成饼，顺着茶马古道走向远方。

明清时期，普洱茶荣光到达顶峰。清雍正七年，普洱茶列入贡茶案册，普洱府茶局督办贡茶。每年精选茶饼，经马帮跨越水送入紫禁城，成为皇室案头珍饮。

普洱之所以为珍品，全赖云南茶色山河的滋养。高海拔与低纬度交织，温润气候浸润赤红沃土，连绵茶山云雾缭绕、雨露充沛。从滇南、滇西至滇中，茶园铺展如画，普洱、滇红、绿茶、白茶各展风华，茶香漫染全域。普洱最耐品味：生茶紧结重实，时光陈化中苦涩渐退，陈香、枣香次第绽放；熟茶经渥堆发酵，色泽褐红，茶汤醇厚绵滑、温润入心。一叶藏山河，一味见匠心，皆是云南独有的自然馈赠。

乘景区敞篷观光车抵达中华普洱茶博览苑，徜徉于营盘山万亩茶园，群山环抱，茶园错落有致，碧绿茶树随山峦起伏，如碧波荡漾，仿佛置身于青翠欲滴的水墨画中。方知茶树在此自在生长，叶片肥厚饱满、芽头肥壮，富含茶多酚与多种活性物质，尽蓄山野精气。

真正让普洱茶走出深山、名扬天下、串联世界的，是功不可没的茶马古道。这马蹄踏响的千年文脉，以普洱（思茅）为源，因茶马互市而生。行走在茶马古道遗址公园斑鸠坡段，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残留着深浅马蹄印。耳畔似闻马帮铃声穿越岁月，眼前又见驮着普洱茶饼的马队在险峰深谷间跋涉。以茶易马、以茶换布，深山灵芽由此走出秘境，远抵雪域高原、京城腹地乃至南洋异域。马蹄踏痕，不仅是物资流转通途，更是文明交融的纽带，将普洱的温润与山河的壮阔，镌刻进千年时光，化作云南独有的茶色传奇。

一片茶叶，承载千年文脉；一座城池，见证岁月变迁。普洱茶作为云南特产、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早已超越饮品范畴，成为云南大地上的文化图腾。2007年，原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，让地名与茶名再度合一，续写着茶与城的不解之缘。更



普洱茶马古道遗址。



普洱茶马古道遗址公园大门。



普洱市营盘山茶园少数民族民居。



普洱市营盘山茶园。



普洱市思茅老街。



普洱茶马古道遗址公园牌坊。

令世人瞩目的是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凭借千年种植历史与独特生态智慧，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不仅是对普洱茶文化的最高礼赞，更是这片茶色山河献给世界的最醇厚东方礼赞。